

純
常
子
枝
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萍鄉來廷式撰

宋潘闓有逍遙集案闓事宋史見宦者王繼恩傳 四
庫提要引江少虞事實類苑云太宗時賜進士第後坐
事亡命真宗時捕得之釋其罪余案泗水潛夫武林舊
事卷五西湖三隄路有先賢堂名仰高祠許由以下其
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巴陵之事謂
潘闓有從秦王之嫌遂去之是闓之亡命實因秦王較
之李口陷於永王璘尤爲非罪宜崇甯閒黃靜刻其酒
泉子詞而以謫仙稱之也至古意一首刻唐詩省以爲

崔國輔作而永樂大典則題闕名

見提要

余案其詞云妾

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或閩
於亡命之後猶有不忘舊邸之思偶書古詩後人遂誤
編入集耶要之其人品甚高故南宋人猶以先賢祀之
矣 閩有尊前勉兄長詩云一家久寄浙江濱倏忽如
今二十春是閩固浙之寓公故浙人以先賢祠之

明張鼎思琅琊代醉編錄時人僻姓解州展鉅鹿尼敷
施毘吉州蘭休甯醫人團一元絳州因安定稍郟城糕
商邱衮洋縣輝岷州治武定契蓬州毋白水問庶邑額
滁州宥祖姓有有若後聖祖賜姓宥甯遠祿近在儀曹

有士來見姓卑名自牧沃泮定海人性急王襄敏作詩
規之

章實齋校讐通義立一書互見及裁篇別出之說目錄
家頗謂剝獲余閱明祁承燦書目略例實開其端略例
云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荊公
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於文
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有所考求又
如靖康傳信錄建康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於李忠定
之奏議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於
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子

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他如瑣記稗記小說詩話之類附見本集者不可枚舉卽如弇州集之藝苑卮言宛委餘編又如馮元敏集之藝海洞酌經史稗譚皆按籍可見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蹟記元敏之寶善編卽其集中之小傳者兩書久已不行苟非爲標其目則二書竟無從考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爲分載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內以便簡閱按此卽章氏所謂裁篇別出者也又云同一書也於此則爲本類於彼亦爲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中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五倫

全書敕纂也既不取不遵王而入制書亦不可不從類而入纂訓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占林皆五行家也而易書占筮之內亦不可遺他如水東日記雙槐歲鈔陸文裕公之別集于文定公之筆塵雖國朝之載筆居其強半而事理之詮論亦略相當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備攷鏡至若木鐘臺集閒雲館別編歸雲別集外集范守己之御龍子集如此之類一部之中名籍不可勝數故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者同集而名類各分者按此卽章氏所謂一書互見者也章氏與祁氏近同里閭不容不見其書乃遠述弱侯而近遺夷度殆不欲著其相

襲之迹乎若然則文史通義特重史德寶齋爲有愧也
說文無由字說者多歧余嘗以由字爲軸之古文既舊
其說於前今又得數證詩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
作橫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案橫由與廣袤相同
橫廣竝从黃山袤聲相近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及二
十四竝引韓詩說東西曰廣說文衣部袤下云一曰南
北曰袤東西曰廣余謂袤假借字由乃正字南北曰由
者蓋取地軸之義地有南北極爲地軸無東西極也淮
南天文訓云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一
方距又云除舉廣除立表袤是亦以東西爲廣南北爲

袤與韓說同周官大司徒欲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
鄭注輪從也案齊風衡從卽衡由是從與由同用正義
引馬融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儀禮旣夕記廣尺輪二
尺禮記檀弓廣輪揜坎廣輪卽廣袤廣袤卽橫由也旣
可謂之輪卽可謂之軸則由爲軸之古字昭然矣

古往今來

曰宙宙字从
由義亦取此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按察司參議張能麟奏請免貢鰒
魚云蒙陰沂水等處挑選健馬準備飛遞伏思一鰒之
味無關輕重天厨滋味萬品何取一魚竊計鰒產於江
南揚子江達於京師計程二千五百餘里進貢之員每

三十里一塘豎立旗竿日則懸旌夜則懸燈計備馬三千餘匹役夫數千人云云奏入奉 旨永免進供此疏與陋軒詩恰可互證

借根方爲東來法近時薛福成四國日記以爲譯語之誤此不足辨也余嘗謂中國曆算一變於乾竺再變於回回三變於歐羅巴並採撫菁華補我未備事具史傳無俟抑揚至於倡始之功自歸東土軒轅迎日義和定時五千年前昭著簡策何可誣也西人書云希臘天學之最創始者曰他勒他勒米利都人也童時卽喜觀天嘗誤落溝中保母援出之曰他勒何爲遠察天而近不

視地耶於時希臘人喜吟咏善論議講政治武備或言性理然無治天學者獨他勒好言天凡天地之理其所剏獲者多與今合先時航海者皆以北斗爲北極他勒始斥其疏而以極星爲北極又推得太陽平徑亦密合始倡言地爲球體預推某年日當食至時果驗此前人所未有者黑鹿獨都史言米太與路底亞戰當晝忽昏黑如夜遂罷戰蓋他勒預推此時當日食也邇時天文家陪律上推周匡王三年秋分後七日午前日食月影中綫由小亞細亞東北過亞美尼至波斯按小亞細亞東北當時三國戰地也他勒之前希臘未知測天此必

本之他國曆表蓋非久測不能預知或曾得迦勒底表

未可知也

按他勒一譯作他里斯爲希臘七賢之一

夫當周匡王時中邦曆

學實已大著日蝕月食詩人詠之史傳載之知其常數矣而希臘天學乃始萌芽迦勒底表實東來之塙據耳岳倦翁程史卷十一云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貴人旣浮海而遇濤憚於復返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歲益久定居城中獠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聶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

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按不置像設則非天主
教號白番人各書或謂之白民友人黃楸材印度劄記
孟買民殷富商販遠方粵東所言港腳白頭回子也又
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園貲乙於蒲按尸羅蓋卽暹羅
然則閩粵之間西人占籍者當不少矣廣東通志云今
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凡十六丈五尺每月禮拜亦
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閒 歐陽文忠跋福州永泰縣無
名篆云黃孝立言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
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 六一題按此所
謂南蕃人蓋卽程史之占城蒲氏矣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

卷十

釋法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

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

藏焉宋釋贊寧高僧傳

卷六

唐越州釋智藏姓皮氏西印

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

通志氏族略二竺氏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

氏竺固爲後漢侍中西平侯風俗通云朝那東夷也其

後單姓那氏

風俗通姓氏篇錢辛相盧
召弓張介侯均有輯本

張懷瓘書斷下

康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是漢晉之時外人來

居中國者旣已受塵卽登皇路婚宦之道廓然大同非

今日美利堅人區區爭利遂拒友邦所能及也列國自

謂文明如此等者豈能自免於貶道乎隋書經籍志云漢末太守竺融

亦崇佛法

長沙周荇農閣學昌補注兩漢書余爲攷訂數十條今

附著余說者惟蔡邕傳作十意余以爲不作志者避桓

帝諱一條耳

此說近刻史學叢書錢獻之說似與余同

今閱邵二雲南江札

記云五帝本紀詩言意以意易志疑後漢人避桓帝諱所改也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二條皆足爲余說之證

漢書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上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漢

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近謁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典至隆重至宋太祖撤宰相坐位已有輕視大臣之心然姚令威西溪叢語云每大起居宰執侍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廡中三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是宋時君臣猶有答禮之意

通志禮略漢制講武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陣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余案此出蔡邕獨斷然獨斷以在車則下爲古語

則東漢天子已不爲宰相下車矣周亮工因樹屋書影
二卷云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爲合古
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勘契勘箭之制又宋相呂端卷
簾審視乃拜皆此

元史西北地附錄僅有地名魏默深海國圖志據經世
大典圖略辨方位然不詳者尙多洪文卿元史譯文證
補有說無圖讀者仍未瞭也日本重野安繹河田熊撰
支那沿革圖其元代一圖云據獨逸卽德意志人所撰大略
可據矣今摹之如左圖闕

泰西測候之學遠過於古惟地震尙不能測而中國古

籍多言地動儀不可解也周公謹齊東野語卷十五云
後漢張衡傳地動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
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
中龍必置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卽
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
也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
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
儀經一卷今皆無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晷度可尋
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儀測之可也若地震出於不

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瞶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驤首吐丸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李文貞榕村語錄六云定九先生曰先業師倪先生云地動儀當是極平平之至少有動便傾響何處地震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而此器平極遂有聲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潤飾也按此必當與電學相關後人製之不難矣

太玄經少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按此滿字當作盈字

與盛傾爲韻作滿者揚子避漢諱也蓋字雖作滿而仍讀如盈此漢人避諱之法

晉肇法師寶藏論何謂五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此又一五通之說

太平寰宇記八稷門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之城西門也外有學堂卽齊宣王立學處也故稱爲稷下之學按後世學堂二字本此

昔鮑生以爲有君不若無君之治而抱朴子箸論詰之余以爲鮑氏之說老氏之旨也道德經之末章云使民復結繩之治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者亦安用君爲哉

葛生之言則儒家之說也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君者自然而有非強有也無主則亂前訓備矣顧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是以得罪於百姓者未有不亡而恣睢自如恃有命之在天忘螟蛉之有子自失大君之職而欲天下之服從豈不謬哉故黃宗羲原君篇見明夷待訪錄曰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旣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

樂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夫聚億兆之身而後成國聚億兆之身之心而後成國之法而行法之責寄之一人於是而有君此最初之義顧歷代得國之主則或由於篡弑或出於征誅必其力足以決裂前代之法而後乃能創一代之王民亦無如何乃始奉之則安望其君之不縱恣而民之必安樂哉幸而立國旣久上下之分定而情亦少通則可以百年無事不幸而天災時行虐暴並作則鋌而走險亦事理之常察其循環往復之故亦天道然也故泰西有民權之說則君不得惟所欲爲民不至盡失其職其有暴君苛政則裁抑之否

則廢置之而殺身滅族者不數數見也華夏無民權之說而革命之事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一見國亡而家亦滅者史不絕書得失之端昭然可見亦各行其是而已矣夫三綱之說乃喪禮之大義謂之綱者猶網之在綱所謂上殺中殺旁殺皆以此爲其綱領也且綱則繫於綱而綱豈其害綱哉乃張孝達明綱篇未知字義而爲之說且其言曰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夫白虎通言君爲臣綱固未言君爲民綱著書以訓世而舞文以欺人不其異歟且如其言則當云君之綱臣父之綱子夫之綱婦而何以謂之君臣之綱父

子之綱夫婦之綱哉

北堂書鈔卷七十七引韋昭辨釋名云門下吏當作三綱幼末有用從容在職也按此蓋謂自少至壯逮老當分作三節猶喪服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分爲三節也古人三綱之義如是而已

白虎通日月篇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按周易以地之承天爲臣道妻道緯書以月之應日比於臣之事君亦言其順德而已無相制之理也三綱六紀篇曰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夫曰相配則無

相制之義矣且明箸之曰六人則君爲臣綱與民權之說有何相涉乎張氏明綱一篇託始於白虎通而虎觀諸儒固不能受其誣也

法家之君臣與儒家之君臣異此誼不明二千餘年矣

輟耕錄

卷一

記金人姓氏完顏漢姓曰王烏古論曰商乞

石烈曰高徒單曰杜文奚烈曰郎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蓋曰張溫迪罕曰溫石抹曰蕭奧屯曰曹李尤魯曰魯移刺曰劉幹勒曰石納刺曰康夾谷曰全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幹淮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溫敦曰空吾魯曰惠抹顏曰孟都烈曰強散答曰駱阿不哈曰

由烏林答曰蔡僕散曰林朮虎曰董古里甲曰汪按以

上三十一姓移刺卽耶律遼姓也空與由漢姓所無

由姓

雖偶有而當以義譯夾谷今譯改瓜爾佳然瓜爾佳自

世所罕見云關姓與此書姓全者迥異且譯音亦迥異疑非其支

派矣趙蔡董汪無義可譯而金人以爲姓殆果其苗裔

歟北盟會編完顏謂王赤蓋謂張那懶謂高排磨申獨

斥奧敦紇石列禿丹婆由滿釀剌夢剌陀慢溫迪掀掉

索撈兀居尼漫古掉角阿審孛朮律兀琰遇雨隆晃兀

獨頂阿迭烏陵蒲察烏延徒單僕散溫敦龐古唐時初

稱姓孛至唐末部領繁盛共有三十首領每領有一姓

通三十姓周春遼金姓譜云按此乃宋人所記故與金史互異以音同而字訛也細攷之赤蓋卽顏蓋那懶卽納刺禿丹卽徒單婆由滿卽裴滿溫迪掀卽溫迪罕孛朮律卽孛朮魯遇雨隆卽女奚烈阿迭卽阿典烏陵卽烏林答烏延卽兀顏尼漫古與龐古疑卽尼龐古而誤分又陀漫卽拖滿獨頂卽獨鼎兀琰卽兀里坦俱黑號之姓在三十一姓外若排磨申獨斥若釐剌夢剌若掉索拗兀居若掉角阿審若晃兀此八姓者難於會意亦不敢臆斷也

溫明叔侍郎春樹齋叢說云唐時人於五行獨忌火唐

人之上官共戒正五九月顧氏日知錄曰此唐人持齋
之證蒙謂此避五行之火耳火生於寅壯於午墓於戌
忌火因忌此三月矣或又謂淮南子火土同一三合祿
命家火土同局亦然茲獨非並忌土乎曰景龍觀鐘擇
日鑄成猶於末行記之曰辛亥金日癸酉金日丁亥土
用納音之五行而无忌土故知五行忌火疑龍之造命
合於真原余按唐人上官不用寅午戌月未必非兼避
火土洪景廬容齋隨筆卷十云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
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
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故爲災最久此

必唐宋相承之舊說景盧以爲國家則不然苻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不爲害又云五星犯北落入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忌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無異是溫氏之所攷恰與洪合而言唐人不忌土則誤也亭林持齋之說則本於藝苑雌黃宋陳元靚歲華廣記卷末亦引之又云斷曆月謂正月五月九月蓋唐時始著之令式今人泥此名三長月如之官赴任之類一切皆避是月未知此何理也余謂武德詔書及

唐律疏議皆用浮圖之說以正五九月禁屠凡之官赴
任者必治酒饌饗賓客固多未便且亦用大智度論說
避大寶鏡照南瞻部洲耳溫侍郎以五行言之不及顧
說之有本

周禮春官鞀鞀氏注鞀樓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時倡蹋
鼓者自有扉疏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脊
脊作聲者行自有扉屨證四夷舞者亦自有扉與中國
不同也按戰國策甲盾鞀鞀注鞀革履

明張鼎思琅琊代醉篇云正五九月不上官戴埴云釋
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此三月

照南贍部州唐人以此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
屠宰不上官歐陽永叔治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陛辭
乞便道過潁許之與曾舍人書云在潁少留避五月上
官耳王元美曰宋人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笑今人
不斷屠宰但不上任尤無謂或曰宋朝火德火生于寅
旺于午墓于戌此三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
故又謂無羊之月衆皆避之似勝余謂宋沿唐制耳與
火德何涉亭林以證唐人持齋而未知宋人亦茹素也
近人猶有此愚然較明以前則稍疏矣

唐譯不空羼索陀羅尼儀軌經卷下云修此法者當於

一切諸佛神通月修所謂正月五月九月白月一日至十五日如法清淨讀誦受持卽得成就是佛家以正五九爲白月所以持齋之故非畏天帝釋寶鏡臨照也唐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云受持此陀羅尼者每以正月五月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受持齋戒郝蘭舉證俗文卷五云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曆率其傳已久晉穆帝將納后羣臣以九月爲忌見禮志齊書張融傳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否融謂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云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是不始於唐時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末注云梁有祖暅權衡記稱物重率術各二卷亡按祖暅精於算術此中國言重學專門之書也乃至隋已亡極爲可惜以書名觀之當入厯數類隋志附五行亦誤

王居安經界弓量法測量之書也宋史藝文志以經界之故入諸農家尙非巨謬

楊筠松撼龍經天一太一明堂照句按唐書藝文志僧一行天一太一經一卷是其所本

梵網經卷下云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犯輕垢罪六齋日者卽三齋法三長月者正五九月也

今西人於都邑鄉市皆設巡捕日本則謂之警察廳實周官條狼氏之職執鞭以趨辟亦其事也近時有欲效西制者而難其名余意欲取漢制街彈名之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耤鄭注耤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正義云漢時在街置室簡彈一里之民王伯厚漢制攷曰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晉陽縣有南陽鄉正衛彈勸碑隸釋亦以爲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尉劉熊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

彈造設門更余謂正卽鄉正彈卽街彈

書鈔七十三引陳留耆舊傳有戴斌

天下之弊至於以學究爲教派以吏胥爲政宗可謂窮
無復之矣其實則由於天下無士大夫蓋不出於學校
則無眞士無眞士則卿大夫無眞材此二千年以來之
積弊也國家自保之道不欲士大夫知之寧使吏胥舞
弊而不使士林講求寧使黔首愚而不使政教通達
此一千年以來之政術也摧伏天下之氣節挫折天下
之人材此數百年以來之用心也於是村學嘲詬但使
倖得進士卽可坐致公卿吏役卑賤而藩屬之承襲官

吏之銓選悉聽命焉後世論之旁觀睹之未有不啞然
失笑者然積穢生蛆叢陰生魑非有洪流烈火則未易
於蕩滌也

吏胥之天下久矣人人能言之然吾觀米葉水心之言
則南宋固如是也水心別集吏胥篇云吏胥之害從古
患之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不修職
業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
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
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
所出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

路傲視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
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
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
命於吏此固然也近人魯一同通甫文集言胥吏之弊
與此正同故知古今一也昔人云物極必反然不反者
已七百年矣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卷九

云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

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
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蓋國子監太常
寺老吏也士大夫不修職業安得不成公人世界乎

明張燧千百年眼卷五云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
皆號儒宗而無所表見至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
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
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
俊明博出可爲將而入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
夫吏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
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畢見其志復知得自奮於公
卿故不肯自棄於惡而後世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
以恥而不爲也按秦以吏爲師漢人猶收其效若能使
士人爲之而復優其入官之路亦未始非良法也元陸

文選策問儒學吏治篇

鴻東類稿卷三

云白周禮有道得民治

得民之說而儒始以吏爲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令爲師而儒大爲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治而儒又爲吏所假又云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子孫非舉廢之吏員也陸桴亭答邵儀臣書云儒治所以不同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起吏治從刑政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在學校之興廢而已又云秦以吏爲師特法令未善耳若法令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晉唐又不然教

壞人才而後用之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
戰

唐裴瑜曾注爾雅唐宋藝文志皆不著錄蓋其書久佚
惟酉陽雜俎卷十六云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
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鵠鵠是九頭鳥也然以
柯古之博又時代甚近已不見其書矣

唐代中葉以後經學漸衰然亦極有名家者余既據大
唐新語略記之按李肇國史補曰大曆已後專學者有
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句毛
詩刁辨仲子陵韋彤裴蒞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

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

將父曆算則董和

名謙憲宗廟諱

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又

云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
及上獻卒於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
至今藏於家又云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山以
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
卦六甲八節備焉晉外傳二十三篇以唐書藝文志攷
之易類尙有李鼎祚陰弘道東鄉助崔良佐元載李吉甫
裴通廬行超唐希聲諸家其高定所著者有周易外
傳二十二卷卽國史補所載書類僅有穆元休洪範外

注及崔良佐尙書演範是尙書之學無名家者詩類有

許叔牙成伯璵書而施士句書不箸錄其草木蟲魚圖

則文宗敕撰也禮類有成伯璵李敬玄張鑑韋彤彤所

禮精義陸質丁公著王敬伯孫玉汝杜肅張類諸家春

秋類有盧藏用高重又許康佐等左氏傳一作文徐文

遠陰弘道馮伉劉軻韋表微王元感韓滉陸質樊宗師

李璵張傑裴安時第五泰成玄陸希聲陳岳岳吉州人

折衷近人由東郭翔郭翔書宋志入諸家孝經有李嗣

真平貞存徐浩乾元間人與諸家論語僅韓愈張籍兩

家而愈書殆出偽撰籍之論語注辨又非說論語也其

總說羣經者則高重之經傳要略慕容宗本之五經類
語劉銘之經典集音而已蓋唐人不甚重經學開元中
撰三傳異同例之李氏史竟失其名注釋經典者啖陸
諸人而外亦罕傳其姓字若韓滉樊宗師之倫其所傳
又不在經學也蔡廣成啟源十卷周易外義三卷唐志
不載而宋志載之其宋志足補唐志之闕者易類則郭
京邢璣李翱張弧王昭素縱康又諸家春秋類則黃恭
密一家唐書亦載唐志多兩種經解類有劉餗一家如是而已而
其亡佚者蓋十之七八也如李鼎祚成伯璵諸人以書
傳而其人亦傳豈不幸哉

董和本名純避憲宗名改著通乾論十五卷見唐志天文類

楊升庵曰洪武中翰林學士吳沈等編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世猶以宋時百家姓訓蒙失之矣余謂吳書實無以勝宋時村塾之本氏族之學必攷源流兼知種別非訓蒙之所急也若以爲識字計宜莫要於讀說文部首矣

月以日光爲光實周以前舊說尙書康誥哉生魄爲傳云三月始生魄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按謂月爲魄則其明爲魂而魄爲其本質矣周憚日北月李籍音義云日

譬火光月譬水光月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月稟日光而成形兆故云日兆月也

洛陽伽藍記卷四云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閒寺然是書言十月一日四月四日四月七日等皆無初字疑此處初字是後人妄增也

蕭吉五行大義卷五引祿命書云金人剛強自用木人多華而雅水人開通智慧火人自貴性急土人忠信而直按隋志祿命書有雜元辰祿命二卷並河祿命三卷又云梁有五行祿命卮會十卷亡此條以五行言當出

五行祿命厄會也泄河卽陷河術數家以祿前一位爲陷河

隋志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今已不傳五行大義引左

慈相訣及相祕訣等書皆隋志所未著錄董正左慈皆

三國時人

董正說太清神鑑王
管照神局並引之

遺說流傳及於隋唐五

代未知史官何以失之且三亭五嶽等說至今相術家

猶奉爲圭臬矣

左慈相訣錢氏補三
國藝文志並失載

五行大義卷五引孔子元辰云北斗第一神字希神子

第二神字貞文子第三神字祿存子第四神字世惠子

第五神字衛不鄰子第六神字微惠子第七神字大景

子

琅邪代醉編

卷三

引鐵橋海語云占城之外羅海中有分

水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繇橫互不知幾百里巨浪拍天
異於常海由馬鞍山抵舊港東注爲諸番之路西注爲
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由大羅厓大
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卽西
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按崑崙卽崑崙蘭茗館外
史作大崑崙

今之江甯府治明代南京之舊制也自洪武建都以來
城陷者數四矣包慎伯文集常咎劉誠意不知形勢余

固疑誠意未嘗改作僅僅築宮室造官廨餘皆沿宋元之舊耳及讀陳龍川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云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鍾阜石頭而望今直在沙觜之旁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過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不恃險以爲固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

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
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
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其欲復六朝城郭與
包慎伯論議正同

楊仁山居士

文會

常謂佛家有地圖義以楞嚴經視地

如菴摩羅果一語證之近時言佛典者多用其說然余
閱倪二初讀書記卷七已有是義倪云西人言地度經緯
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案地圖之說不特
見大藏禮皆讀楞伽經百八句偈問云側住覆世界如
因陀羅網注世界如器有側有覆有仰有橫因陀羅網

卽帝網網有千珠珠光交映喻世界重重無盡此與今
西法所論地球圓體者正合謁問又云或離日月光如
是等無量注或無日月所照愚案趙君卿周髀注曰北
極之下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 御製儀
象考成云北極之下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無夜冬則
有夜無晝此非撈伽偶間所謂或無日月光者邪中庸
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李安溪曰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
霜寒露所鍾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亦此
意也余謂釋典所言世界極廣遠矣二初專以此土言
之失諸局促魏默深海國圖志亦多此病然臆願求證

亦足開學者之先聲嘉慶閒人能作是說不易得也
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九云菩薩作諸衆生引發善根所
依止故猶如大地而諸菩薩非如大地中庸而轉衆生
依之自施功力方得存活此言大地中庸而轉實地動
之義

印度奈拉王話乃麻罕比拉答詩篇中最美之詞也其
言泥沙達王子奈拉與威答魯哇王女答馬羊台結婚
事有鵲鳥媒助使二人互慕語按屈子離騷云吾令鴝
爲媒又云鳳鳥受詒與此詩命意正同豈詞賦家用心
偶合耶抑楚蜀南服莊蹻開滇其時與天竺已相通而

知其文字耶若能盡譯費大詩篇必有益於古學也

彭崧毓漁舟續談記夷俗云緬甸國王以親姊妹爲正妃宗女爲嬪御屬愈疏則分愈下此余親聞之於其使臣而內附諸土司猶或沿其俗而不變按齊之長女不嫁猶諱其言日本亦多娶同姓然尙無親姊妹爲夫婦者緬俗如此極爲可異尙當再考

日本貝原篤信格物餘話云本邦上世雖異母兄弟姑姪亦娶納國史往往載而不諱迨與中國通聘漸知其非禮而改之然至娶同姓此風終未改又云高麗之習俗鄙野嫁娶之事雖姊妹亦不避國王亦往往如此是

爲夷俗之風據此則高麗與緬俗相近

日本倭庵古貨海防臆測作於道光中葉與中土魏默
深海國圖志相先後然其第五十三四節云印度地富
厚蕃庶百物不匱土沃民佚遂流於胞靡故莫臥爾以
蒙古餘孽稽於北方撒馬兒罕之地以明建文年中深
入印度立滅四天竺獨南天竺纔能自保迄嘉靖中亦
爲所併莫臥兒之南入印度也一變印度陸情之風爲
猛賁熾鷙之俗其鋒不可撓未幾歲而復憊然縣弱元
文中大挫破於百兒西亞多喪城邑帝遂爲俘土地琛
貨陸續充貢僅乃得釋降於近歲南方瀕海之地率爲

西洋所據支那之於印度實相犄齒就今日形勢爲清
謀必併印度然後免枕陸之患清雖強大其蠶食鄰邦
之行猶迴遼太西之巧清既殲華焉爾據葉爾羌地殆
接印度之脊印度衰茶已極而中間無攔截我師之虞
使清乘兵力之猛驚以直蒞印度則彼斷不能抗惟乞
降耳取印度而嚴其沿海之備守其陸路之衝要以綏
懷西南夷可以威覃四海乃舍而不問致泰西人肆意
占據漸海地以漸侵削五天竺坐失可乘之會此識者
所爲深惜也若更任泰西之狼貪使之盡吞印度惡據
安日河東西以攻逼支那其禍有不可言者焉嗚呼明

人不取蘇門答臘而南洋之門戶驟有清不營五天竺而西方之藩籬失蕩蕩黃海巖巖白山棄之北庭莫可控扼邵陽籌海之論光澤北徼之編張皇補苴何足道哉印度史論形勢曰經略進取之策唯在君主英剛宰相得人之邦國而後可期成績焉至民主主義之邦國則不然今之英國形勢一變其政治悉是民治雖有克雷武哈士丁不遑展其驥足必矣露西亞則反之其君相及士民有志之徒協心決意以貫徹立君主主義焉其目的確乎不拔印度之落於露西亞卽斯拉勃人種之掌握也應不出二十年是非一人之私言英人查列斯

士馬爾敏及佛人列沙爾諸識者所共推測而不疑也
由是觀之印度之自立尙有待於他年而羅刹之逼處
禍更深於今日不振武略何以禦之然則開通川滇諸
邊訓練蕃回種族以圖進取之地者非貪他人土疆聊
可以固吾圉也

近人奇門遁甲源流云明宸濠之亂有孝成君者以奇
門進王陽明所謂李氏奇門也仇鸞門下士有林士徵
者以奇門占兵有奇驗錦衣陸炳序其書傳之所謂林
氏奇門也陶仲又以李林二家書參以他說名陶真人
遁甲神書勝國以奇門著見者三家而已余案國初薛

鳳祚有奇門書又在三家之外然明史藝文志五行類
奇門之學僅著錄池本理鮑世彥劉翔徐之鏌胡獻忠
五家之書於李林陶三家皆未之見也楚人朱清文著
奇門旨歸乃云復黃帝千八十局之舊且以諸葛武侯
壬遁之術爲受之婦翁黃承彥蓋不足深究

立世阿毗曇論卷二佛說天下有四一剌浮提二西瞿
耶尼三東弗于逮四北鬱單越此剌浮提周迴六千三
由旬其面如車一切眾生生此地上面似地形西瞿耶
尼周迴七千由旬地形團圓東弗毘提周迴七千由旬
地形團圓猶如滿月北鬱單越四周八千由旬以金山

城之所圍遶是地有四種德一者平等二者寂靜三者
淨潔四者無刺按此佛說地圓之義北鬱單越在天人
間不可思議惟東西南地形皆圓其面如車蓋卽如輪
之謂人面似之居可知矣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
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
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目見余謂武王誓眾遠
及微盧唐代起兵亦資突厥但必主兵強而後客兵可
用耳否則回紇欺唐蒙古滅宋而華爾戈登之事中國
亦更爲歐人所輕矣夏史垂戒有心人所當三復也

按

林之言蓋譏
吳三桂而發

屈原楚辭漢藝文志名之賦此人人所知也余以爲亦可謂之詩嚴夫子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王子淵九懷云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劉更生九歎云舒情陳詩冀以自免兮皆楚辭稱詩之證又九懷內匡機一篇五言至多與東漢徐淑古詩同調此尤楚詞與詩相通之據也

宋周輝清波雜志十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
唃廝囉族部蕃法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
乃落髮僧衣以行蓋此時西藏已奉佛法矣

康發祥伯
田詩話云

清波雜志有宋紹
熙本周輝作周輝

明袁表世緯惜爵篇云正統以後朝野多故師旅數興
權宜之制興而鬻爵之令開於是有納粟買馬之例而
拜官者不過處以雜流未有偃然爲令親民者也今天
下泰甯非有金革之事甚不得已也而數開此例其就
選也入錢多者且得爲大縣令名器之濫流品之淆未
有如今日者也按此可知捐納知縣有明實開其例惟
當時尚未定銀數多少如近日之海防報效而已

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

文選左太冲
詠史詩注

當是六言

詩之始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 三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萍鄉文廷式撰

西清黑龍江外紀云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多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音與蒙古稍異聞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又云布特哈近歲能通漢語者亦多呼倫貝爾則實不能余謂東方之雜漢音自辰韓已然矣不必沿於元代軍民府也薩英額吉林外記云白山一帶處獵爲生者謂之布特哈

滿洲語布特哈
莫獵也

布特哈烏拉卽

打牲烏拉

黑龍江外紀云旗下未入伍者號西丹按西丹與契丹音近未知其義俟考

漢書揚雄傳熏鬻作虐服虔注熏鬻堯時匈奴也按匈奴卽熏鬻之轉音譯音無定字耳今匈奴之裔在歐洲者猶名匈牙利利字語音之餘匈奴之音轉是此族四千年名不變也以此證之滿洲源流考以珠申爲肅慎之轉音蓋必可信

交涉紀事本末又以噶司爲匈奴之轉音按噶字爲匈奴之轉音司字蓋餘音耳西書凡司音克音兒音之類大抵似此

日本語呼兄爲阿西既按晉書載記吐谷渾慕容廆之
兄也因爭馬而別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
之歌是日本語與鮮卑相近又滿洲語呼點心點心二字見傳
燈錄及唐末說部
甚多今沿用之之屬曰克食日本呼點心之屬曰菓
子而其音正與克食同滿洲語呼弟曰多日本呼弟曰
阿多是日本語又與滿洲相近疑東方之語言多可相
通若以今之滿洲索倫文字語言與朝鮮日本互證必
可知其沿革之故而史學及人類學所益亦不淺也
唐會要迴鶻謂父曰阿多按日本人謂父曰阿多咎亦
頗相類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一曰後魏之世有簸邏迴歌
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卑歌辭虜音不可
曉解蓋大角曲也按周齊閒通鮮卑語者甚多至後周
時遂已不可曉解蓋鮮卑語至唐已亡矣卷二十五云
北虜呼主爲
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燕魏之際鮮卑歌也
其制虜音竟不可曉此指慕容可汗吐谷渾等六歌言
之

陔餘叢考

卷三十八

云本朝國語以阿厄漪起而余隨征緬

甸軍中翻譯緬文亦多阿喀拉等書

宋孫穆雞林類事載高麗方言凡數百條如神曰神通
佛曰字仙人曰遷海曰海江曰江溪曰溪雉曰雉賽鶴

曰鶴牛曰燒去聲羊曰羊鼠曰贅馬曰末之類大抵皆中國語或音讀稍異耳其本土方言必當有與吉林日本各地相同者當考訂錄之

日本福澤清司文字談云前歲東京有羅馬字會之舉

蓋欲講究羅馬文字以一字內言語諸國公使皆可之

伊國

按即意大里

公使獨不肯曰余欲講明支那文字施諸

字內通諸世界也何則他國文字皆辭而無意義支那

文字則會意能含許多義理故萬國若用此字則通義

理也敏發著述也簡矣公使之識可謂卓絕

公使語見醫林新誌

百七十九

明史外國傳弘治十年暹羅人貢時四夷館無暹羅譯
字官閣臣徐溥等請移牒廣東訪取能通彼國言語文
字者赴京備用從之正德十年進金葉表朝貢館中無
識其字者閣臣梁儲等請選留其使一二人入館肄習
報可明人譯學荒疏至於如此至選留來使尤可詫矣
又武宗南巡佛郎機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
時學其語以爲戲

太平廣記

四百八十四

引玉谿編事載南詔驃信暨清平官

趙叔達詩二首謂鄰國爲滕越天子爲震且謂朕曰元
謂卿曰親謂詞臣爲清平官波羅虎也毘勇野馬也俚

柔百姓也然其詩造句用韻悉遵華風蓋郝隆奴隅清池之流而非後漢隄官隗構之比也

波斯字母三十二字由右左行見日本古川宣舉波斯事情今錄於左

／アリウ ェケト 尸サハ ニカウ

ハ ヲ 戸サト ニカウ

ハ ザ ト ハム

ハ ト ト ニム

ハ ヲ ト ニム

ハ ザ ト アウ

フキ

フリン

フス

スヘ

乙ヘ

フシ

フコ

フエ

元史選舉志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尙書省臣言伊
斯題費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伊普迪哈魯鼎能通
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富民之子皆
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始置回回
國子監延祐元年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以其文字
便於關防取會數日令依舊制篤意領教考證云按續
通考回回國子監罷於英宗初年

北澤正誠元代開國略云元起朔方俗尙簡朴始祖以

來二十餘世未有文字成吉思汗起發號施令皆假用畏吾字今據八紘譯史所載八紘譯史云緬甸國書之前高昌國書即畏吾字揭蒙古字之淵源於左

𠤎

騰克力天也余按即撈犁之異譯

𠤎

哈兒雲也

𠤎

牙木兒爾也

𠤎

哈兒雪也

𠤎

起勞霜也

𠤎

滿兒都雹也

𠤎

烟風也

𠤎

苦兒起列的雷也

後五十餘年世祖中統元年始命八思巴吐蕃薩迦人因畏吾字製蒙古字僅千餘字母凡四十一今揭其關紐變通之狀如左

𡗗

豁必撒刺
正月也

𡗗

豁者兒撒刺
二月也

𡗗

兀格勒陳撒刺
三月也

𡗗

哥亦撒刺
四月也

𡗗

紐蠻撒刺
閏月也

𡗗

月失仰恒
年節也

𡗗

朱兒邊察黑
四季也

𡗗

察黑兀赤兒
時刻也

元史選舉志至元八年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學以

通鑑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元貞元年命有司制

地給諸路蒙古學生員餼廩其學官至元十九年定擬

府路設教授國字在諸字之右東華錄順治十三年十

二月命太廟牌扁停書蒙古字止書滿漢字十四年

正月凡各壇廟門上扁額從太廟例去蒙古字止書

滿漢字

文獻通攷三百三十八天竺條云太平興國八年有婆羅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沒署大臣九人治國事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晉書苻堅載記姚萇求傳國璽於堅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又王猛疏曰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咄之

苻融傳曰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

縱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

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
收起屠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
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榕村語錄卷十七云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蓋今算馬六作乚亥字下有三乚而上乃二
字下其二字于旁則爲リ亦算馬也按孔奭軒說左傳
此條正與榕村說同惟何秋濤一鐙精舍甲部稿所說
爲異

卷二十六云分野之說荒誕無理雖祖冲之約略言之

亦大段不的確以左傳中兩處觀之似是分封時以某
星賜某人使其國有水旱疾疫得而祭禳之未必以此
分疆畫界也

又云圓遊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何也謂地於
春夏秋冬相那移三萬里如人在舟中舟移而人不知
果爾則看北極高度當圓時不同何以北極出地之度
萬古不改耶周髀算周公問商高一篇爲經其餘皆傳
有假託無理語卻有精到處分別觀之可也程子謂日
無時而不爲精地無處而不爲中妙極此分明是說地
圓而不指明其故關於所不見也又云地無窮者如無

端也亦極好 朱子言天不宜以恆星爲體當立有定
之度數記之天乃動物仍當於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
天以測之此說卽今西秣之宗動天也 地平之說是
地與天相際也程子以爲四邊有空闊則地在天中一
彈丸耳極得其理

卷三十七云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浹進言亦易畏
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
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
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漢高祖初得天下
羣臣固無禮叔孫通不過記得許多秦家制度耳杜工

邵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此二件榕村於康熙時特錄此條極爲有意

卷二十六云張平子造地動儀甚奇各處地震皆知之司儀者報聞及彼處奏到時刻皆應不知何理定九先生云先業師倪先生云地動儀當是極平平之至少不動便傾響何處地震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而此器平極遂有聲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潤飾也余案地動儀必與電氣相關近來電學日精質之西人當有能言其理者倪君所言尙未得其要領也

卷二十七云三代流風善政惟漢猶近縣有令長又有

三老嗇夫游徼三老卽今之鄉約也掌教化嗇夫卽今之甲長也主錢糧游徼卽今之練總也司盜賊縣有十鄉鄉有鄉長又有鄉三老嗇夫游徼略如縣制鄉有十亭亭有亭長凡三老嗇夫游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薦諸朝卽爲之錄用此等皆卽用本縣之人其名俱載在官籍故漢書列之百官志非比今之鄉約甲長練總皆無賴之徒爲之並無職銜自知貪饕事敗不過笞逐故趨利爲非不少顧惜漢時內之黃門執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嗇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觀案此條言漢制極可取

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弗婆提日則始沒西

瞿耶尼日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易地亦然

海國志

引之上十四又閻浮提州所謂西方瞿耶尼州以爲東方瞿

耶尼州所謂西方鬱單越州以爲東方鬱單越州所謂

西方弗婆提州以爲東方弗婆提州所謂西方閻浮提

州以爲東方南北亦然樓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

出南方夜半西方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爲晝夜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六車師前後王即高昌安史之

亂其地陷沒復自爲國語訛亦曰高敞然其地頗有回

鶻故亦謂之回鶻宋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

生師子王阿廝闌漢遣都督麥溫來獻五月遣供奉官
王延德等使高昌使還敘其行程來上云歷回梁劾待
按當即見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
良哈歹族族接契丹界次歷屋地因族盡達于于越按即王
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韃中猶尊者次歷
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尙
在有湯泉之地傳云契丹舊爲回鶻牧牛回鶻徙甘州
契丹達韃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綜山次歷
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匯極望無際高昌即西州也
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婦

人戴油帽謂之蘇慕遮

按此略誤

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

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爲筒貯水激

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

按此即潑寒胡戲

佛寺五十餘區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
謂外道者也又云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
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

卷三百三十七高居誨使于闐記曰沙州西曰仲雲族

其牙張眉謂盧積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

按仲雲疑卽準

部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咸憚之胡盧積漢明帝時

征匈奴屯田於吾廬蓋其地也

條支魏時其國名排特案排特卽報達之異譯

卷三百三十八康居大業中遣使朝其王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昭武城云云

烏菴國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大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按今之烏斯藏蓋卽烏菴之轉音

卷三百三十九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不能有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

宋史于闐國宋太宗遣供奉王延德使其國游佛寺曰

應運大甯之寺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海國圖志卷三十二云案摩尼寺波斯外道皆天主教宋時回疆間有之余謂摩尼非天主教魏氏說誤

西城水道記回語謂漢人曰和台案和台卽輟耕錄之黑炭實唐字之轉音

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耶固庫勒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伊氣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次爲回部王傳至三世童蒙習佛法又十四世爲吐呼魯克吐木勒罕

伊犁河巡撫容城南經故回部至吐

呼魯克吐木
勒罕墓南

職方外紀波羅尼國

即波蘭國

在亞勒馬尼東北其人美秀

而文和愛樸實其王世守國法不得變動分毫

王肱枕蚓菴瑣語道有南北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
權權授唐呂巖巖分爲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
蟾子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
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光授陳栴栴授白玉蟾蟾授彭耜
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嘉謨授七弟子曰邱處機譚處
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
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邱處機爲元

祖所聘弟子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嘉咸陽人餘俱登州人

四庫提要辨學遺牘一卷明利瑪竇撰是編乃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齊固失矣楚亦未爲得也

又靈言蠡勺二卷明西洋人畢方濟撰徐光啟編錄之書成于天啟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 又空際格致二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水土爲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爲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

金石萃編景教碑後案語云此碑稱常然真寂哉隱真
威亨午昇真真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一
而足今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教寺似乎今回
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余案此說近之回回述摩西
而闕耶蘇蓋即用波斯之舊俗故信從者眾矣

太平御覽六百十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
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
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

石勒載記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

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徐光曰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已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陛下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何異玄德

陳新蔡王叔齊續紀其言絕痛眞屈子之詞音編後楚詞者所宜取也蛙聲篇曰嗟子陽之尊大兮感華林之太憊予微茲之故兮胡爲乎泥中武微之詠也雹篇云豈天誤余之負名兮戒予食夫周粟采薇之志也雷篇云惟狡童之不戒兮乃終喪乎七鬯麥秀之歌也然而終不能不灌將隋京者門戶之思身世之憂也以此而

推新莽國師不能無罪而吳興承旨可以無譏也已

晉書載記第一云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

劉淵載記成都王穎敗挾天子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

又劉宣師事樂安孫炎

石勒載記劉演部將臨深按臨姓臨孝存之外惟見此人

呂氏春秋孝行覽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商之所制法也

困學紀聞九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

初都利術士李彌乾

原注聿斯經本荒書

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

是歷晁氏謂汴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璣五星之術其來尙矣

唐藝文志歷算類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又云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不利子商

哀九年左傳

則見姓

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云云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薦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
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歷元雨水爲歲
首世謂之小歷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歷用之後周王朴
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歷集證五代史
司天考云云
書錄解題肆斯歌一卷書蘿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
人困學紀聞九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
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云云

困學紀聞十三云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事見周
書武帝

紫緋緣袍始於隋大業六年翁元圜案隋書卷八
七
大業六年詔從馬涉

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
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緣得吏以青庶人以白屠

商以早士
卒以黃

又云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
不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余記范祖禹唐鑑云宋之興
也亦無以異於先代蓋謂不能過於石敬瑭郭威也亦
不可謂非直筆矣

卷六云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
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
能去兵 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
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
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逋亡無生業聚爲盜賊朱

克融王庭湊亂燕趙悉收用之

困學紀聞九云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玉冰
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懸朗中古道德稍衰標星隱
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
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式法今猶
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
北斗九星也

卷六云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昭十年秦之亡也

自子楚之不習誦翁之頃曰隋高祖素

又云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

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有益之譏秦昭

王有儒無益之問

見荀子
儒效篇

末流極於李斯

又云災異古史官之職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秘書凡天
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
因事獻言自景定後理宗在位三十
六年庚申改元枋臣欲抹煞災異
三館遂不復知

又云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哀十二
年傳注史記尼

弟子載夫子之言曰先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
何爲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困學紀聞十四李由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新書本傳所

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翁元圻案白
集埵錄唐劉全白所撰碣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初
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著書並上宣唐鴻猷一篇上
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卷十二云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欲興太學教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
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
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
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
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

而擬贏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

韋賢傳鄒魯諺曰遺

經魏了翁跋揚子謨所題一經關詩曰謂贏金不若一經鄒魯諺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甚

類不

外國史略西刻地在後藏南

魏默深云卽克什米耳

嘉慶年間倫

亞升王所立國也此君之祖曾取印度及回教二者參

合爲一以宇宙萬物之主宰爲萬土之王盡紀神佛自

爲一教至倫亞升王募兵攻伐甲布居民奪加治彌耳

等地

海國圖志卷二十

廣東通志曰南徼外古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國其教專以尊天爲本其經有十三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謂之回

回色目教門今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凡十六丈五尺每月禮拜者是也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間

清容集琴述云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江西譜閣譜由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祕閣今世所藏金石圖畫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祕閣所度而琴有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爲貴別譜復不得入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

海國圖志七十一引四洲志回教中分爲二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厘教比阿厘者穆罕默德兒子傳教

而小別其宗今惟巴社及都魯機知其爲比阿厘回敦
晉輿服志武冠侍中常侍則加金貂附蟬爲飾插以貂
毛黃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
爲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

又云笏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
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
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手版卽古笏矣尙書令僕射尙
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五行志泰始之後中國相尙用胡牀貂襪及爲羌煮貂
炙太康中又以氍爲紉頭及絡帶袴曰百姓相戲曰中

國必爲胡所破夫毳毼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組頭帶身
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服
妖之應也

蚬菴瑣語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
雜歷朝厲禁而風愈熾蓋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
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今人聞
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存想捻訣不數日間空中
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空金殿瑤山仙童玉
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爲得道死心歸向明時有盧某者
妄撰僞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爲盧祖山東西則

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爲炷團圓果等號
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偶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話
乃知出自漢天師張道陵余詰親友在彼教者略道運
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證葉語之不妄彼所謂
聖母者斗母也炷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
以炷也

西學略述卷三猶太教以摩西創定律法著創世等記
爲聖人 又猶太教之舊約書共分三十九卷爲摩西
諸聖之所著耶蘇教之新約書二十七卷爲馬太保羅
諸聖徒之所著

又云回教以末日人魂皆受審判多與耶蘇教同惟將耶蘇列歸諸聖而以穆罕默德爲真主之欽使

又云人身死而靈魂不死婆羅門教四韋多書中未言及而輪迴之說載於佛教書中是當中國西周時印度始有靈魂不與人身同盡之論也至於伊及國之古教舊言人之靈魂永生且受審判迨後其教傳至希臘皆詳見於和美耳之詩中近巴比倫地有掘獲古甕者其上刊有文字選經多人辨識知其時亦有靈魂永生之說且言人之生死分界而居生則身處陽世死則魂歸陰世中矣猶太教舊約書中有生命樹食之而得永生

等語

昔希臘創箸國史之希羅多言輪迴一說起於伊及其
論以人死則靈魂去必另托他物而生凡地水風三界
之毛類鱗類羽類諸蟲之身無不徧歷迨三千年數滿
一週始復得生爲人云云此論甚古

又云火祇教例每屆年終五日皆爲亡者之靈魂祈禱
又云印度之婆羅門教先於佛教亦皆敬畏閻羅王
晉書四十八閻續傳續上書理太子之冤曰孟軻有云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石勒載記子弘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

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
王陽教之擊刺

後周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大乘同性經卷上云譬如
虛幻夢泡燄霧電水沫旋火輪按火輪二字本此

又云離於飲酒不妄語此釋教斷酒之一證

又云云河名得眾生實相所謂得彼大智同性

瀛涯勝覽阿丹國崇回回教阿刺壁言語市肆熟食及
綺帛書籍俱如中國

杭大宗道古堂文集景教續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回
回回曰末尼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歲往來西域商賈

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

又曰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具見天方古

史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

有四部如討刺特

降與母撒之經名

則邁爾

降與達五德之經名

引支勒

降與爾撒之經名

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撰經六千六百

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者又

有寶命真經等

海國圖志二十五引每月統紀傳亞刺伯古居民崇太

陽星辰以爲神明猶太民亦遷移立國耶蘇之徒廣布

其教然道理不正初差毫釐後繆千里陳宣帝大建元

年有穆罕默德生其地爲回回開基之祖

困學紀聞五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

晉苻健載記於豐陽郡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

歲時廣記二十八引蕙畝拾英資陽士人妻崔氏事又

二引鴛鴦燈事

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也爲國師

太平廣記一百六引韓林盛事

朱子語類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功夫百十道之在天下

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

百二

釋氏於天理

大本處見得些分數

上同

佛氏之學有與吾儒相似如云

有物先天地云云又曰樸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云云

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

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上同

後漢書曹褒傳皋陶不爲盜制死刑

邵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雞用畝字孝宗大怒欲駁放了

後又不行

朱子語類
百二十七

莆陽解試道者心之主宰賦士人多以芒芴字押在八

勿韻內考官以失韻不取莆人爲語曰可憐芒芴三千

字一夜沈埋古戰場

宋增註正誤
決疑韻式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
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
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子
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于議論而欠宏
麗故雖揚雄亦薄之按子瞻文欠宏麗正坐讀選未深
耳張氏之言深知蘇氏之學者

集沙門不應拜俗事卷三赫連悻悻音義云正作勃悻

二形第二卷作赫連勃勃

藏經音義隨
函錄卷廿六

銑涉舊韻云盞也新韻云盞也新韻文盞之貌也六

食榼新韻作𦵏榼二形又作𦵏陸氏作榼也同上

免爲門條引文字音義卷二十五

世本曰堯時无勾作磬同上

卷十九云梵世此土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先無梵字後

葛洪佛經中錄入字苑陸法言撰入切韻矣

這是上章石反亦發語之辭也正作適也又音

這正上音非呼也又釋的二音亦非此二呼卷十

南越志云南海以蝦作酒杯鬚長數尺釋可洪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三

十

矩矱川音作穫江西音作矱同州城南天壽寺碑文作

矧矩

廿八

諱毓後周帝諱也又開皇三寶錄第三作敏

非也

同上

耒耜下引三禮圖

同上

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現其初生見仙

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也

卷二十八

僧勔按開皇三寶錄第十一卷作勔

卷二十七

三輔故事曰始皇殿名大廈

卷二十七

銚今宜作鐫戶圭許規二反大錐也見孫愔及袁筠和

尙韻

同上

拓闕上他各反下都豆反正作闕也應和尙經音云拓闕提督此云四方謂四方留所住處也舊云招提

爲略也然阿含經作照提據照字非足拓字爲招也

卷二十七

法勇傳云過蔥嶺上雪山懸厓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古弋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叨弋先拔下弋手攀上弋展轉相代三日方過乃到平地又云蔥嶺下有大江峻急如箭於東兩山之脇繫索爲福相去遠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識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耳

卷十

歷帝記曰黃帝姓姚都軒轅邱

同上

易曰黃帝戴黃冕

同上

料棟正作檄蹕二形舉衣振塵也上都口反下蘇走反

卷十

愍懷太子傳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

飲中有惡物邪按那字斷句宋詞君心負妾那李清照
詞得似舊時那那字正用此意

晉惠帝紀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
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

太平御覽八百十三元中記云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
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
欲刻玉時當以大金鑲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
刀納鑲中以刻玉 又八百八引元中記馬腦出月氏
車渠出天竺國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又云木
難出大秦

木陳道忞禪師爲世祖所賞後頗以尊貴自大王漁
洋居易錄所記非誣也國初諸禪老惟玉林琇安靜無
遺議耳

通鑑輯覽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禁漢人持兵器御批
云元旣統一海宇則中外孰非臣僕昔光武推心置腹
雖盜賊尙可收其用况均爲赤子乎漢人持兵器之禁
徒示人以不廣豈天下爲公之理誠撫馭得其道則凡
食毛踐土之倫何不可聯爲一體以充卒伍而資捍衛
若必過示禁防轉使人心離渙其弊更不止于因噎廢
食矣且嬴秦銷鋒鑄鐻而勝涉輦且斬木揭竿以起厲

禁又何益哉

廣韻一先寘字注引楊承慶字統云寘顏府在北州按
撼龍經崑崙東北出寘顏用此

釋聞慧語錄三十卷三石霜重修大殿疏云和碩安親

王臨征長沙迎先師碧眼碧眼老人問道碧眼禪師行狀

云和碩安親王迎師問道甚高其操霜華潭賦自注

云唐禧宗第三太子于石霜祝髮卽普聞禪師也又云

裴休留笏鎮山又云和碩安親王命劉令周鴻韜迎先

師問道

清平樂題畫

江流渺瀰斷雨零風裏一對沙鷗呼不起縹渺輕帆天際
畫圖省識誰家煙簑雨笠生涯便欲桃源棹還
尋竹徑煎茶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
州困學紀聞卷二云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

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周公城

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

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治城宜

日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治城

注今闕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錄曰天下分
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通鑑輯覽宋孝宗隆興二年復以陳康伯爲尙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謙掖
以見

宋劉清之萍鄉縣學記云學長文毅告劉清之俾記厥

成

萍鄉縣志